



京极夏彦 著

刘名扬 译

# 前巷说 百物语

南海出版公司

# 前巷说 百物语

(日)京极夏彦 著

刘名扬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巷说百物语 / [日] 京极夏彦著; 刘名扬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4  
(京极夏彦作品)  
ISBN 978-7-5442-8214-7

I. ①前… II. ①京…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26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015

SAKINO KOSETSU HYAKU-MONOGATARI

by KYOGOKU Natsuhiko

Copyright © 2007 KYOGOKU Natsu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ACCOON AGENCY,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 前巷说百物语

[日] 京极夏彦 著

刘名扬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王 雪 黄莉辉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62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214-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目 录

寝肥

1

周防大蟆

71

二口女

133

雷兽

199

山地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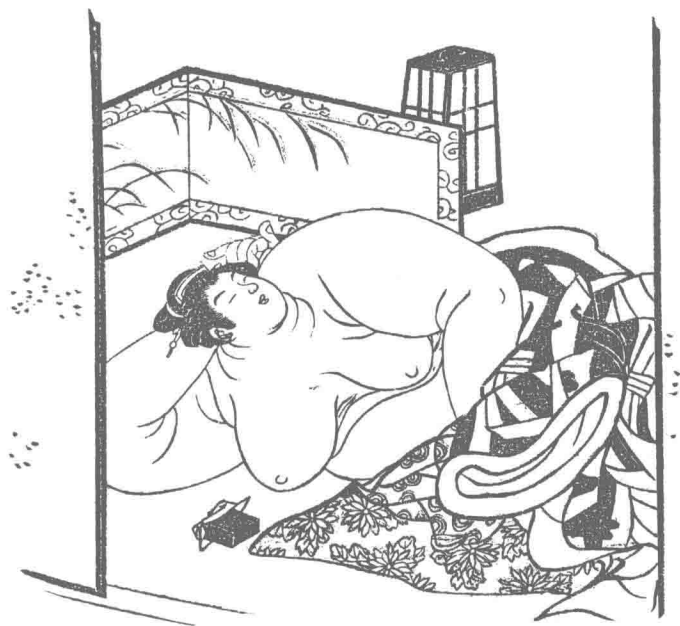
275

旧鼠

347



寝肥



昔有一妖

形似嗜睡妇人

入睡后

身躯胀满房间

鼾声有如轮转巨响

人称寝肥

瞧你这身打扮，活像个化缘僧——阿睦拍了拍又市的肩，以女中豪杰般的口吻说道。至少也该剃个月代头，否则看着像个逃难庄稼汉，岂不糟蹋了你一脸俊容？说着说着，她在又市面前坐了下来。

又来烦人了，又市心想。

在曲町一带厮混的阿睦，平时在小馆子里打杂。据说曾是个小偷儿，至于真相如何，又市就无从知晓了。既无须知晓，亦无意知晓。总之，阿睦与又市等人本无牵连，但自打又市返回江户，就成天绕着他们打转，由此不难看出阿睦并非什么正经女人。

不正派的人，总会在不正派的场所聚头。即使无意结识，彼此多少也会认得。

“反正就如你说的，我本就出身贫苦农家，的确是个如假包换的逃难庄稼汉。”又市毫不在乎地说道。

哼，阿睦嗤鼻应了一声，拿起手边的茶碗朝土间一泼，又提起酒壶斟了点酒。“哎呀，瞧你这语气，亏你在京都还是个大名鼎鼎的小股潜<sup>①</sup>，

---

①小股为小步，大股为大步，小股潜字意上有自人跨开的小步下钻过去之意。

怎么人家三两句话就把你激得心浮气躁了？”

“少这么称呼我。”又市提起酒壶，朝自己杯中注入劣酒，“小股潜可是骂人的字眼，别当着人面用这词称呼我。给我学着客气点。”

“骂人的字眼？我说阿又，你怎么突然想当起好人来了？不法之徒就是不法之徒，哪还需要和你客气什么？”

“就算如此，也轮不到你这母夜叉这么称呼我。不管是小股还是大股，我可没卑贱到乐于从他人股间胯下钻过去的地步。喂，阿睦，总之我是个双六<sup>①</sup>贩子，卖双六的都得在脑袋上缠条头巾，哪还需要剃什么月代？”

瞧你说的，阿睦继续纠缠道：“这张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利嘴，不就证明你是个小股潜？虽不知在京都是怎么称呼，但在咱们江户，你这种人就叫小股潜。”

谁在乎？又市把头一别，说道：“总之你少在这儿唠叨，老子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喝点酒。”

哎呀，让我给猜着了，阿睦把脸凑向又市，娇嗔地说道。

一股女人的香气，熏得又市把头转了过去。“猜着了？你猜着什么了？”

“你是在烦恼阿叶的事吧？”

这娘儿们，还真是啰唆。

瞧你纯情样儿，阿睦撒娇地说道：“难为你光顾得那么勤。不过，你这种双六贩子终日游手好闲，活像断了线的风筝，哪有能耐为自己迷恋的娼妓赎身？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花街苦恋，可是涉世未深的小毛头才会干的傻事呀。”

我打的可不是这种主意，又市本欲辩驳，但硬是把话给吞了回去。

---

<sup>①</sup>古代一种棋盘游戏，于奈良时代自中国传至日本。两人交互从竹筒中摇出两个骰子，根据两个骰子的点数走棋子，执棋先进入对方阵地者获胜。



哎呀，怎么闭嘴闹起别扭了？这下阿睦的揶揄更是得寸进尺：“唉，不过那姑娘还真是命苦。算算这已经是第四回了吧？只能怪她生得如此标致。为姑娘赎身是好事，但迟暮之恋可是万万搞不得呀。这些好色的老不修，想必都是死于精力衰竭吧。但四回也实在太频繁了，俗话说事不过三，多一可果真不妙。”阿睦说着，在杯中注了更多酒。“被说成红颜祸水，也怪不了别人。”

“少抢我的酒喝。”又市一把夺过阿睦手中的酒杯。

吝啬个什么劲呀！阿睦瞪着又市狠狠说道：“难不成是听见自己迷恋的姑娘被说成红颜祸水，生气了？”

“少啰唆，瞧你唠叨的，别只知道作弄人。我才不管她是祸水还是什么，为她赎身的老头儿个个魂归西天，难道不是天命？这等事，有什么好追究的？”

“瞧你说的，明明就一副急着刨根问底的模样。”

“分明就不稀罕追究。虽没什么好自豪的，但我可是个不知廉耻的无赖，哪是什么涉世未深的小毛头！什么苦恋迷恋的，压根儿不想沾惹这种麻烦事，也不会天真到起嫉心什么的。死了几个要死不活的老头儿，我怎么可能稀罕！即使他们全是趴在阿叶身上死的，也不过是巧合罢了，有什么好刨根问底的？”

“那你还郁闷什么？”

“这……”这娘儿们还真是难缠，又市心想。为何女人老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你难道不怀疑事有蹊跷？”

“你是说每回为她赎身的都魂归西天？”

“不是。”又市将空了的酒壶倒扣在桌上，回答道，“为何她会被赎这么多回身？”

“这你怎么可能不明白？还不是因为阿叶是个可人儿？”阿睦眯起双眼说道，“我虽只见过阿叶几回，但她的美色，已到了让身为女

人的我见了要嫉妒的程度。瞧她一身细皮白肉、冰清玉肌，连你都被迷得团团转。”

“少瞎说，绝没这回事。”

这有什么好隐瞒的？阿睦趁着醉意数落道：“这哪是瞎说？不是说她那肌肤有多诱人什么的？我都亲耳听你夸她好几回了。”

“喂，阿睦。”

“怎么了？”

不管是女人还是什么，若没人卖，就没人会买，不是吗？又市一脸嫌恶地问道。对阿睦，他的确是满心嫌恶。

这还用说，阿睦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但这其中难道没有蹊跷？仔细想想，阿叶可是被赎了四回身呀。”

“生得那么标致，被人赎个几次身哪是什么问题？我就认识一个逼自己老婆五度卖身的傻子，不过，那人是个嗜赌如命的混账东西罢了。”

“那家伙，老婆想必是他自己赎回来的，待人老珠黄给遣回家了，又将她卖出去。你想想，哪有人会花大笔银两为个有夫之妇赎身？即便想也赎不成吧。硬是让人给赎了出去，不就成了这恩客的老婆了？总而言之，只有花钱为她赎身的家伙才能再度将她卖出去。那么，究竟是谁卖了她？”

“卖了阿叶的当然是买下她的青楼……噢，这说不通，将阿叶卖给青楼的家伙，也就是把她从前一家青楼买下来的家伙……”

“不可能。”

“噢？”

“绝无可能。自第一个为她赎身的味噌铺老店东、木材铺的老顽固、沿岸船商的鳏夫店主，到这回刚翘了辫子的当铺店主，每个都是买下阿叶后没几个月就魂归西天。或许果真如你说的，都是为她

散尽家财又被搞得精力衰竭而死。不过……”

说的也是，人都死了，哪能将她给卖出去？阿睦一脸诧异地说道：“不过，你想想，阿叶还很年轻不是？通常这样的姑娘，在为自己赎身的老头儿死后，大抵会回爹娘那儿去。那么，难道是她爹娘又将她给……”

“不可能。”又市断然否定道，“阿叶老家在陆奥，爹娘想必都在穷乡僻壤过着在泥巴中搅和的日子，哪可能做得了什么？即便是爹娘卖了她，也仅在头一回有这可能。”

“那么，或许是她自己决定流落风尘的？”

“也不是。流莺、娼妓或男娼中，自己决定沦落的人的确不胜数。但阿叶可不同。”

“怎么个不同？”

“你想想，让人赎身，不就等于签了卖身契？那么，卖身挣得的银两上哪儿去了？”

“想必是存起来了吧。”

“瞧你这只母狐狸，说什么傻话？这样一再卖身，即使存了积蓄，也无处花吧？难不成她是个只要存下银两就满足的守财奴？这种事我可没听说过。很明显，阿叶不是自己卖身的，也就是——她是教人给卖了。虽说人心不古，如今推女儿进风月场的爹娘或将妻子卖进青楼的丈夫也多不胜数，但若是让人给赎了身，债务便能偿清。哪有在自己的赎身恩人死后，还回青楼的傻子？”

的确没有，阿睦回道。

“当然没有。”

“有道理。常人当然是就此洗手，回青楼的，应该没有。不过，这么做又代表什么？”

“我正是为此而大惑不解。挑个什么样的糟老头儿为自己赎身，

是阿叶的自由。与其天天接客，成天伴素昧平生的家伙温存，当个老头儿的小妾或许要好过得多。那么，在老头儿魂归西天后，选择再次进入风月场，也是阿叶的自由。毕竟世风日下，孤零零一个女人家，要讨生活可不容易，除非当个像你这种女无赖。要想糊口，大概就只有卖身了。”

女无赖那句就省了吧，阿睦抱怨道。

“难不成我说错了？”

是没说错，阿睦一脸不悦地应道：“但我的日子可没你想的那么好过。”

“不过，阿叶可不像你，只能过一天是一天，想必绝对不愁吃穿。瞧那开当铺的老头儿，还为阿叶买了栋黑墙<sup>①</sup>华楼，来个金屋藏娇呢。这栋华楼，绝不是仅供遮风避雨的吧？倘若她将这栋楼给卖了，无须再度回到青楼，应当也能过得衣食无虞才是。除了这开当铺的，卖味噌的和卖木头的也都没亏待过她。而那沿岸船商，还成天吹嘘要将她扶为正室，让她继承万贯家财呢。虽然因家人反对没能成事，但也出了好大一笔银两。这些老头儿死前，理应都会留给她一大笔财产。”

“真教人羡慕。”

“你说是不是？但阿叶虽坐拥大笔财富，竟然将众老头儿馈赠的物品、华宅与家财都悉数处理掉了。”

连那栋黑墙华楼也给卖了？阿睦两眼圆睁着问道。

“卖了。光是这栋楼就能换得不少银两。何况阿叶还连……”

“还连自己都给卖了？”

“没错。所以我认为，她应不是为了存钱才卖身的。你说是不是？”

---

<sup>①</sup>江户时代民宅围墙，以黑墙最为风流潇洒，为地位高贵的象征。

“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阿叶被四度赎身，因此也应被四度卖身。也就是说，有个家伙从青楼那头赚了四回银两。再者，四个老头儿遗留的财产，也都不知上哪儿去了。”

应是拿去供养小白脸了吧，阿睦说道。接着又将脸凑向又市，语带揶揄地继续说道：“想必是有个小白脸呢。阿叶平日装得一脸无辜，背地里分明有个小白脸，还若无其事地让恩客赎身。想必是待老公一死，就回那小白脸身边去了。”

“回去后，再让那家伙将她给卖了？她可是被卖了好几回啊。”

“否则还能如何解释？这可是你自己点出的。”

或许真是如此。不过……“真有女人傻到这种地步？”

“动了真情呀。”这下阿睦傲气十足地说道，“既然动了真情，当然是回到情郎那儿去。或许为她赎身的老头儿全被蒙在鼓里，在他们没归西前，阿睦就一直脚踏两条船呢。”

胡说八道，又市反驳道：“就算用情再深，对一个一再将自己推入火坑的家伙，哪有女人傻到痴梦不醒？这不不是一回，而是四回呢。难不成其中有什么费人疑猜的隐情，抑或这家伙是个手腕了得的骗子？”

都动情了，哪会有什么费人疑猜的隐情？阿睦说道：“动情这玩意儿，总是教人两眼昏花，鼻子失灵。来个欲擒故纵，反而更教人痴醉。来个款款柔情，便要给人给拱上天。既没什么好骗，也没什么赚头。动情就是这么回事。”

“但阿叶她……”

阿又，你怎么还参不透？阿睦伸出手来说道：“瞧你竟然傻成这副德行。债这种东西，还了就好，但若是心甘情愿的供养，可就永不嫌多了。倘若仇恨能杀死他人，痴情便要害死自己。见情郎开心喜欢，

自然是欢天喜地；见情郎嫌弃自己，只怕要供得更凶。”

“原来这无关对方是否还之以情，不管对自己是讨厌还是喜欢，供养起来都是心甘情愿？那么无论是被人抛弃，还是被推入火坑，依然甘愿回头，也是不足为奇……”女人心果真如此不可理喻？又市问道。

男女不都是一个样？阿睦回答。“为阿叶赎身的老头儿们不也是如此？无论是为此散尽家财，还是将家产拱手让人，就连色欲熏心的老头儿都舍得斥巨资为意中人赎身，哪还有什么老幼贵贱之分？男女之情本就不可理喻，哪有什么成规好墨守的？如何？要不要让我供养一回试试？”阿睦将手叠到又市的掌心上说道。

冰柔的触感，又市嫌恶地抽回了自己的手。瞧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又市骂道。

哎呀，瞧你这小伙子，连个玩笑也开不起，阿睦鼓着腮帮子说道：“看来，你就是忘不了阿叶，不过是嫉妒她的意中人罢了。”

## 二

你连这也没听说？长耳仲藏停下原本忙个不停的手，回过头来说道。

他这相貌果然独特。身躯大脑袋小，小小的脸上长着一张大嘴，嘴里生得一口巨齿。眼鼻几乎小得看不见，一对耳朵却异样地长。就是这对耳朵，为他换来了长耳这诨名。虽然剃光了头发，但他既非僧侣，亦非大夫。表面上看，仲藏靠经营玩具铺营生。

所以大家才唤他作睡魔祭的音吉呀，仲藏再度露出一口巨齿，以粗野的嗓音说道。

“睡魔？这字眼听来还真教人犯困。”

你该不会连这也没听说过吧？仲藏问道，转过身来盘腿而坐。

“谁听说过？可是指那生在臀上的脓包？”

“那是痈肿<sup>①</sup>。这睡魔祭，就是奥州一带的七夕祭，是一种众人拉着由巨大的绘灯笼做成的彩车游行的祭典。”

“可是像放精灵船那种玩意儿？”

比那小东西有看头多了，长耳一脸不耐地说道：“不都说是彩车了？用的家伙可大得吓人呢。”

“难不成是像祇园祭那种？”

也没那么悠哉，仲藏依然不耐烦地说道，并使劲伸了个懒腰。看来手头上的差事教他专注过了头。“算是个陆奥那穷乡僻壤之地的村夫俗子所办的乡下祭典吧。众人使劲敲锣，卖力跳舞，规模算得上宏伟，保证投江户人所好。”

这种事情谁听说过？又市不服输地说道。虽想就座，却找不着一块可坐之处，只因一个难以形容的怪东西铺满了整个房间。而且，这东西还散发着一股漫天臭气。

“管它有多宏伟，这东西与我何干？”臭气熏得他直想掩鼻。

“这东西真有这么臭？”

“都要熏死人了，你难道没闻到？”

看来我这鼻子老早就被熏坏了，仲藏笑道。

“即使没被熏坏，你这张脸也看不出上头有鼻子。话说回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只蛤蟆呀，仲藏回答道。

“蛤蟆？”

---

<sup>①</sup>“睡魔祭”与“痈肿”在日文中的读音相似。

“就是儿雷也<sup>①</sup>所召唤的蛤蟆。不过，只有皮罢了。”

“只有皮？”这怎么看都不像蛤蟆的皮。都铺满整个八叠大的房间了，实在是过于庞大。倘若这真是蛤蟆皮，这只蛤蟆可就要比牛大了。反正仲藏不过是在吹牛，又市也没多加理睬，只顾着回归正题：“喂，长耳的，我想打听的既不是蛤蟆，也不是祭典，而是那男人的事。那乡下祭典规模有多宏伟，我可没半点兴趣。”

“你感不感兴趣与我何干？总之，正因那祭典规模宏伟，才邀了我长耳大人出马。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为你设的局想到好法子。”

不懂。

还是不懂？长耳说道：“其实，这乡下祭典的灯笼彩车上画的，是歌舞伎一类的芝居绘，但不是役者绘，而是像加藤清正远征朝鲜或是神功皇后这等壮阔的故事。据说，这祭典乃源自坂上田村麻吕的虾夷远征，因此画的净是这类图样。”

“那又如何？”

坐下来听我解释吧，仲藏说道。

但哪有地方可坐？

“其实，这只灯笼原本应是四角形的大灯笼。在隔扇纸上绘图，于其中点上蜡烛，便能在夜里照亮纸上的图样。但这回委托我制灯笼的，要我做点改变。”

“改变？”

“他们曾问我，能否扎出一只人形灯笼。”

“人形？要做什么？”

“就是扎成人的形状呀。说明白点，就是先以竹子什么的扎出骨架，外头再糊层纸的纸扎。”

---

<sup>①</sup>亦作“自来也”，为美图垣笑颜所作合卷（含插画的小说）《儿雷也豪杰谭》的主角，是一个可召唤巨大蛤蟆的忍者。



可是像犬张子或达摩不倒翁那类东西？又市问道。

那是纸糊做成的，仲藏回答。

“纸扎和纸糊有何不同？”

“想不到你这毛头小子，竟然连这点常识也没有。纸糊得先造出阴模和阳模，在模子里糊上纸，待干燥后自模子里取出，再施以颜料着色。纸扎玩具则是先扎出一副骨架子，外头再覆张纸，做法和灯笼差不多。两者可是截然不同的。”

有道理。犬张子里头的确没有骨架子。方才一时仓促没想清楚，原本还纳闷只用纸哪能糊出个形状来，这下方知原来是这么个方法。

“好吧，这下我似乎懂了些。不过用纸扎，无法做得足够细致，是不是？”

“没错，用纸糊较能还原细节，但可无法将东西做得比人还大。毕竟得先做出个与实物同样大小的模子才成，大佛什么的哪是三两下就能造成的？何况阴模还得比实物大，有几人造得成？又不是每年都得做个同样的东西，造模要比翻模还费事。况且，纸糊的纸，纸质厚透不了光，也做不成灯笼。你想想，在达摩不倒翁里点根蜡烛，当得成灯笼吗？总之，这些客官要的，可说是个形状奇特的提灯，但这可是个天大的难题呢。因此，非请本大爷出马不可。”仲藏拍拍胸脯说道，“不管是大舞台布景还是大小道具机关，杂耍场里的妖魔鬼怪到人形傀儡，抑或各类孩童玩具，我长耳仲藏保证样样精通。”

“喂。”又市拉回原本卷起的衣摆，惊讶地盯着仲藏问道，“原来你不只是个开玩具铺的？”

“也算是个开玩具铺的。”

“你这算哪门子的玩具铺店东？尽做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像是能伸长脖子的和尚、一张脸能化为婴孩的地藏什么的，这些哪是孩子的玩具？我可没见过有谁背着这类玩意儿四处兜售。瞧你老为戏班子